

舞  
蹈  
的  
精  
神  
時  
代



從小學時代開始接觸舞蹈，還是個中學生便嘗試編舞，更在老師安排下到報館教成年人跳舞，如此穩固的舞蹈根基，讓楊偉舉在學友社發揮所長。楊偉舉在學友社的舞蹈組負責中國舞，在舞蹈資源貧乏的年代，透過自學，向不同藝術取經，創作過不少作品，包括一九六二年香港大會堂開幕節目之一《仙羽神弓》。數十年來他專注舞蹈創作，在風急浪高的年代，也埋首藝術創作，期望以舞蹈反映現實。現在身為香港舞蹈聯會顧問的楊偉舉，仍然關心香港的舞蹈發展，強調舞蹈必須顯示時代精神。

訪問日期：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地點：城市當代舞蹈團CDDC舞蹈中心。  
訪談整理：林喜兒

## 學校的舞蹈歲月

我祖籍廣東海豐，在香港出生，日軍侵佔香港時回鄉下生活，戰爭結束後，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回港。最初接觸舞蹈是在培英小學四、五年級時，老師帶我們到上環YMCA（中華基督教青年會）<sup>1</sup>，記得那裏是紅磚牆，教跳秧歌舞，當作課外活動。那時候我身形胖胖的，甚麼也不懂，亂跳一番。後來我轉到漢華中學（下稱漢華），最初參與話劇，但我聲音太沉，不太適合，於是便去了跳舞。當時不一定跳中國舞，

事實上也無分中國西方，匈牙利舞等甚麼也跳，有機會就跳舞；也因為我個子高，看上去形象好，所以被老師安排到舞蹈組，自此便一直跳舞，中一、二年級還在「世界青年節」中跳西藏舞而獲獎。

當時漢華的舞蹈組很蓬勃，我想主要是因為梁倫老師，他是中原劇社的人，劇社跟學校在同一幢大廈，他們在二樓，漢華則在三四五樓及天台<sup>2</sup>。劇社經常找漢華的學生做演員，教我們基本的舞蹈訓練及創作概念。我在初中三年級已經編舞，是一個小舞劇叫《原子姑娘》，雖然還沒有基礎訓練，但已有創作的意欲；另外一齣叫《運動場上》，講述不同的學生，有些只顧讀書，有些像「波牛」，作品的訊息是我們應

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一九一八年在上環必列者士街五十一號興建總部及中央會所，總部於一九六六年遷往九龍，見古物古蹟辦事處網站：[http://www.amo.gov.hk/55/trails\\_sheungwan1.php?tid=19](http://www.amo.gov.hk/55/trails_sheungwan1.php?tid=19)。檢索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2. 根據另一位受訪者鄭偉容憶述，漢華中學在同一大樓的三至四樓，往上走就是天台。

該如何幫助這些同學。雖然我也不太知道創作為何物，卻勇於嘗試編舞。那時作品呈現的都是現實生活的人，所以平日我很留意和觀察社會上的人物，小販怎樣叫賣衣裳竹，怎樣補鞋，日常生活都是創作的泉源。我想這是我的啟蒙階段。

我們學跳舞不用交學費，音樂老師徐少輝叫我們去玩，都是學校的活動，完全免費，大家的家庭環境都很困難。我甚麼也想參加，又想學口琴、學跳舞、打筋斗。有次放學，自己在學校練倒立，練習雙槓時不慎跌下來，很驚慌，卻不敢告訴父母，小孩子就是貪玩。來到漢華第一個印象，是很多活動，第一個學期已學懂游泳和踏單車。我有次踏單車時跌倒，撞向山邊，結果「撞崩頭」，縫了幾十針，自此記憶力變差，很多事情別人學一次便曉，我卻要學三四次，變得好笨。學校的課外活動，都是同學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參加，同學間感情很好，互相照顧，特別是漢華的學生多是來自低下階層，我們很習慣互相幫忙：借錢給同學交學費，有同學需要回廣州但沒有錢，我們也會幫忙買火車票，幾十年後大家還說起這件事。跳舞的人

其實不是特別熟絡，而是整個群體很熱心，不限於跳舞圈子。所以小時候最喜歡打風，因為可以跟同學去「兵頭花園」（香港動植物公園），去香港仔逛逛，就已經很開心。

在學校跳舞外，初中我還在學校的舞蹈老師介紹下到報館教跳舞——其實也不算是甚麼老師，只是懂得的教不懂得的，都是義務，大概當作推廣舞蹈。上課地點是位於德輔道中《大公報》報館的天台，很多人來參加，我也不知他們是甚麼人。晚上開着一個燈泡，「So Mi Fa, Mi Do Re」，跳着匈牙利舞，就是當時流行的集體舞。教學維持了一年，對我來說也是學習，自小訓練怎樣組織晚會、控制場面、籌辦群眾活動，而且被老師選中很開心。五十年代社會風氣純樸，生活簡單，生活水平又低，那個年代的香港沒有甚麼娛樂，很多人下班後沒有活動，父母就放心讓我去參加。

學生時代最成功的表演是鄂爾多斯舞，原本這是培僑中學的作品，我跟他們學習，

細緻地研究每個動作，重新理解音樂。當時在國慶演出，背景是一望無際的草原，一出場第一個動作已吸引觀眾，因為我們非常理解這個作品。我們在國慶的一個星期內演了四十多場，由學校安排我們同級的十個同學去演出，那個年代還沒有正式演出場地，我們就在酒樓、工會的天台演出，一天做七八場，心情當然很興奮。第二個節目是龍舞，當時香港沒有人懂得舞龍，由老師負責紮龍頭，再交由我們七個男同學合力完成。當時有齣電影叫《追魚》<sup>3</sup>，片中拍攝元宵節，需要有龍做道具，便借用了我們這條龍。另外在十校運動會也有演出，十校由香島、培僑、漢華等愛國學校組成<sup>4</sup>，後來這個運動會被政府腰斬了，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我對這兩個舞蹈作品的印象特別深刻，作品創作於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間，那時候國內掀起了強烈的愛國情緒，民氣上升，士氣高昂——當時國內沒有政策上的失誤，後來才出現「大躍進運動」、「三反五反」，這些跟香港無關，國家蒸蒸日上。我們演出的節目是激情的，還記得演龍舞前加入了朗誦環節，甚麼「天上有龍王，地下有

甚麼，我就是龍王，我來了……」句子我記不起來，大概是這樣。當時舞蹈發展剛開始，還沒有基礎訓練，國內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間，在蘇聯幫助下才有中國舞的基礎訓練，那時香港在創作上也很自由。

### 學友社的中國舞

差不多畢業時，一位培英中學的同學帶我去參加學友社，叫我去玩，我也不知那是甚麼，但當時學友社叫做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是舞蹈很蓬勃吧。最初有個

3. 中國越劇電影，一九五九年公映。

4. 「一九五八年秋季，香港的左派學校打算組織一個聯校體育表演，促進各校之間的合作和團結……由十間學校作為發起人：培僑、香島、漢華、中華、新僑、信修、福建、育群、南中、衛文。另外還有二十家學校陸續加入，成為左派學校統戰工作的一樁大事。這次活動定於十二月九日晚上在南華體育會運動場舉行，被稱為『十校體育表演』。周奕：〈港英對左派文化藝術的禁制〉，《香港左派鬥爭史》（第四版）（香港：利訊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一八一至一八二。

領舞組舉行晚會、唱歌說故事，由他們帶領我們一起跳集體舞，不是舞台表演。記憶中負責人是一位女性，好像手有點傷殘。後來（一九五九年）準備十周年演出，他們知道我懂得跳舞，便叫我去幫忙排演，當時設施很簡陋，我們在天台和別人的倉庫排練。學友社最初在元州街，後來才搬到彌敦道七百一十九號。當時也不是要認真搞甚麼舞蹈，只是幫幫忙。演出場地是香港大舞台，即是現在的合和中心。演出後大家覺得成績不錯，於是將這班演員組織成舞蹈組，由柯其毅負責，當時他已經很資深，我也是其中之一，負責中國舞，還有陳維騫負責西方舞。舞蹈組中還有余東生、陳寶珠、梁印雪，後來文漢揚也有參加學友社。

若干變動後，繼四月的十周年演出，同年十月又舉辦另一場演出<sup>5</sup>，是舞蹈組的第一次公演，在普慶戲院演出，黎元也有參加，他一個人跳《啞子背瘋》。當時的訓練也不是很嚴格，勝在大家熱情可嘉，參加跳舞的都是學生，柯其毅、陳維騫、余東生都已經工作，我也在教書，大家都是公餘時間義務教跳舞，也有參與演出。學友社

的第二次演出，資源還是很貧乏，作品《在公園裏》講學生生活，有些學生做醫生，有些跳舞，透過作品鼓勵勤學，帶出積極向上的訊息。這其實有點像聯歡會，大家當作玩樂。我們的演出也有公開售票，演出滿座，當時是非常難得，哪有學校有這樣的晚會演出？通常兩三個舞蹈節目已經很厲害，我們卻佔了一半。演出的製作費是學友社負責，經費是籌募得來。學友社的舞蹈組經常舉辦活動，也有三、四十人參加。

當時香港政府很敏感，會留意我們的活動有沒有宣傳左派思想，排彩網舞時，政治部派人來監察我們，問我們彩網用甚麼顏色，我們也有所避忌，沒有用紅色。當時沒太大反應，平常心看待，我只是小角色，有甚麼事都由上頭應付，我只是負責技

5. 翻查資料，亦有指舞蹈組首次公演為十一月。學友社：〈學友社歷史文物〉，《學友社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學友社，一九八九年），頁四十九。

6. 有關學友社籌辦活動及資金來源，亦見於本書「梁慕嫻訪問」一章。

術工作、編排節目，看領導常委會是否通過，根據會的目標準則去安排節目。當時中國舞的創作頗多，但不能沿用國內的節目和材料，因為國內常說革命呀生產呀，不適合香港，特別是我們的學生都是來自英文書院和官津學校，所以會重新編排。

### 中國舞的開荒者

我為甚麼搞舞蹈呢？最初是因為對舞蹈有少許認識，他們希望我能為學友社打響名堂。其實要慢慢經營，過程也頗艱辛。當時根本沒有中國舞，中國舞是甚麼？沒有這個概念。我唯有跟男花旦學習，曾經跟袁仕驥學習，在彌敦道上課。我不是學唱戲，學的是廣東粵劇男角的功架和造手。我甚麼都去學，好像《中國學生周報》邀請了臺灣老師來教山地舞，我又去學，再找書本和音樂作參考，然後自己再去編排；又跟廖本農學芭蕾舞的托舉。當時香港沒有舞蹈資料，沒有演出場地，也沒有師資，想拜師也不知找誰，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辦舞。

我第一個認真創作的作品是《花間彩蝶》（圖一），當時俞麗拿的《梁祝協奏曲》剛剛出版，音樂很動聽，我運用了中國舞的造手、芭蕾舞的托舉，還用乾冰製造《花間彩蝶》的舞境，一九六〇年在娛樂戲院上演，觀眾很驚訝很欣賞，既有技巧又有東方古典舞之美，這個作品之後再三重演。其實當時的觀眾沒有特別喜歡那種節目，那時根本沒有材料，芭蕾舞有多少個節目，中國舞又有甚麼？都不多。舞蹈音樂也欠缺，不要忘記那是一九六〇年，我們用廣東音樂，像《漢宮秋月》、《彩雲追月》之類去編舞。整個環境的音樂舞蹈素材不多，你給觀眾甚麼都可以，也沒有其他演出可作比較（圖二）。

大概是因為辦了兩次公演，社會上反應都不錯，一九六二年剛好是大會堂開幕，我們便趁這個機會籌辦一個大製作，說一個中國神話故事，便是《仙羽神弓》。現在回看，當時的條件不成熟，沒有集體的訓練，只是膽粗粗去嘗試，甚麼叫「開打」，

圖一：《花間彩蝶》劇照，一九六〇年在娛樂戲院上演。  
圖片由楊偉舉提供。



圖二：雙人舞《弓舞》劇照，一九六四年上演。圖片由楊偉舉提供。

也不懂，於是找來武術師傅李順庭，他是香港武術總會創始人，屬華革國術，壁虎功很厲害，他教我們刀槍劍戟，怎麼「開打」，怎樣造型。作品由姜成濤作曲，是我漢華的同學；還有聯合音樂院院長王光正編曲和指揮，組織了三十人樂隊。那時確實資源不夠，但我們傾盡所能，排練過程頗辛苦，壓力很大，所以我也不知道當時大會堂還有甚麼節目，太忙了，沒心情理會。雖然如此，最後能夠完成，六十多個演員演出三幕四場<sup>8</sup>，三場演出全部滿座，成為大會堂的一次盛況。當中有段小插曲，本來舞曲是二十四拍的音樂，即四句的創作，但第四句作不出來，所以只有三句歌，最後算是勉強過關。自此我便開始學習音樂，後來王光正在學友社教音樂，我也學作曲，當作是進修，提高自己的質素。

另一個作品《風雨黎明》<sup>9</sup>，背後有段故事。一九六五年香港大雨成災，由港島去香港

8. 根據另一位受訪者梁慕嫻憶述，《仙羽神弓》是三幕五場的大型舞劇。

9. 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的演出，這次演出是慶祝學友社北角英皇道三百九十五號永久社址落成。學友社：《五十年大事記》，《學友社五十周年金禧社慶特刊》（香港：學友社：一九九九年），頁五十七。

仔的路斷了，九龍去新界的路也斷了，學校停課一星期，當時香港仔的災情很嚴重，艇都吹翻了。學友社號召我們去救災，我們一班同學帶備糧食去訪問，那時的災情真的很嚴重，他們住的船是一個箱，像一個棺材，只是在頭尾開個洞來煮食。有些小孩得了夜盲症，又有人得了肺病，我帶他們去看醫生，學生負責替小孩補習，歷時大半年。當時政府的救濟不足，除了派發糧食便沒有其他支援。整個過程同學覺得很感動，於是我把故事搬上舞台。《風雨黎明》是我的親身經歷，演員投入當中，觀眾也很感動。這個作品反應很好，電影公司也改編了，成為電影《海燕》<sup>10</sup>，由江漢主演，吳世勳也有參演。這個作品也是創作路上的新方向，除了文藝，也教同學要關心社會現實，如何理解勞苦大眾，對大家是一個衝擊。

當時大陸正流行訪問貧苦，要憶苦思甜，不要忘記過去，我們自己過得好，也不要忘記別人的苦，不要只看眼前。這個創作方法本身是好的，背後有其他目的是另一回事。同時期我們也演了關於抗日戰爭的《烽火八年》，通過文藝演出讓大家留意身

邊事物，認識歷史。還有一個節目談加價，是一首朗誦詩，很有趣的，因為當時物價高漲。我們的作品不能脫離現實，只說美好，甚麼也是相對的，歡樂背後有悲傷，要明白人生就是這樣，藉此喚起大家怎樣做人。每一個團體有好的一面，也有是非非的一面，在學友社的日子，我只能說清者自清，笑罵由人。

## 六七後的學友社

一九六七那年，學友社也被搜查，直升機在僑冠大廈降落<sup>11</sup>，學友社在天台，他們

10. 朱楓編寫的歌舞片，與唐龍聯合導演，一九七〇年公映。

11. 「北角英皇道三九五號僑冠大廈由中資集團購地興建，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落成。大廈單位不少是中資機構辦事處和員工宿舍。當時港英政府為了瓦解陣地，遂向駐港英軍借調直升機，在僑冠大廈天台及地下，上下包抄，搜捕大廈內的左派分子。六七年八月四日，英軍從航空母艦 HMS Hermes 派出直升機降落至僑冠大廈天台。」（街知巷聞：北角曾經六七暴動要塞），載《明報》，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說要搜武器，是甚麼呢？大刀，都是我們的道具。之後有一次他們在學友社的活動包圍我們，當時我跪在地上，警察用腳踢我，令我受傷了，有個女孩被盾牌刺了一下，肋骨斷了。不知搜到甚麼報紙之類，記得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晚上九時零五分，那時大約有四、五十人。當時我住在僑冠大廈，他們逐一搜查每個單位，真是誇張。當時學友社頗蓬勃，搜得最厲害的是僑冠大廈，因為是左派活躍的地方，可能想找那些人。當時學友社所有活動都停止了，應該有大半年時間，具體怎樣我不知道。當時心情很激憤，「六七暴動」後，大會堂不批准我們演出，我們用各種辦法爭取演出，後來改了另一個組織名稱去申請，在香港大學的陸佑堂演出。

經過這番動盪後，確是少了人參加學友社的活動，也有人不敢來。自己心態沒特別改變，恢復活動後我就繼續參與。我一直專注舞蹈，其他事情很少參與。關於舞蹈我有很多想法，但是否成事也要看條件。恢復舞蹈活動後，潘少輝也有來參加，十個男子一起排練《七首舞》（圖三、四、五），跟邵漢生師傅學習，他是石堅的

圖六：蒙古舞《漠北飛騎》劇照，一九七二年上演。圖片由楊偉舉提供。



師兄弟，弟弟邵震雄是莫壽增中學的舞蹈老師，這家中學每年也在校際舞蹈節<sup>12</sup>得獎。後來這個作品屢次在舞蹈比賽獲獎，九龍工業學校的蔡濟懷老師也覺得這個作品不錯，邀請我去幫他們排練，結果在校際舞蹈節拿了金獎。第二版本是潘少輝編排的。這個節目構思完整，不只是技巧，鋪排也很好，觀眾一看就明白。這時已是七十年代，仍然有學生來學友社跳舞，因為他們想提高水準（圖六）。

### 藝術必須反映現實

香港這幾十年舞蹈發展很蓬勃，由一開始的沙漠到現在已經很繁榮，不只群眾舞蹈，

12. 即香港學校舞蹈節，一般俗稱為校際舞蹈比賽或校際舞蹈節。按《香港舞蹈歷史》記載，「香港學校舞蹈節」於一九六五年創辦：「在當時教育署高級教育官金波露的倡議下，由教育官梅美雅、體育督學李陳寶芝負責籌劃，聘請鍾金寶、郭世毅、王仁曼、劉兆銘等多位芭蕾舞老師為顧問及評判，創辦了以比賽為內容的首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俗稱『校際舞蹈比賽』。」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香港舞蹈歷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〇年），頁十一。

也有專業舞蹈，像香港舞蹈團、香港芭蕾舞團和城市當代舞蹈團，是好的現象。群眾舞蹈與專業舞蹈的不同路向，我認為取決於製作者是否可以融合兩者，怎樣借鏡，怎樣取長補短，我認為完全可以做得到。至於如何進一步發展，便要看資源怎樣分配。現在資源分配上中國舞好像比較欠優勢，辦中國舞的人的特點是埋頭苦幹，很少理會外面的世界，而且他們的英文水平不高，對政府規條研究又不足；辦現代舞的人在這方面就比較專業，資源傾斜的情況值得重視。另外就是題材普遍不夠積極，很多都是舞蹈家自我欣賞，脫離大眾。辦文藝活動，不只是拿資助，也要做實事，要得到大家認同，之後如何提高質素，是藝術家要考慮的問題。藝術家的良心和責任感在哪裏？有時我看完演出，覺得真是浪費人才，如何發揮好演員呢？不是上台演完就了事。作品帶出甚麼訊息？是積極還是消極？

一直以來，辦舞蹈的有責任帶領學生，提高質素，亦要給觀眾訊息，怎樣積極面對未來，不是「天花龍鳳」後讓人感到消極，自我欣賞又有甚麼用？藝術工作者要了解社會，認識歷史人物，不要閉門孤芳自賞，我不贊成自我中心，要走出一條路，反映社會歷史現實，便可以感動人，能夠感動人便成功。例如《小刀會》為甚麼吃香？除了技巧，還有時代背景；《紅色娘子軍》為何受歡迎？因為變成了時代象徵。為甚麼有些節目受歡迎？因為它們能反映時代，像《風雨黎明》是希望大家認識社會。我認為不論專業抑或業餘，特別是專業的，要想想如何代表香港，反映香港現實，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故事，只看你如何挑選，這樣才有好作品，這是我的淺見。